

崇明的年味

□叶振环

岁月悠悠,新年的脚步渐近,心中那份对过年的期盼,如同冬日里的一缕暖阳,温暖而明亮,照亮了归家的路,点燃了心中的喜悦与希望,也引起了我对儿时崇明老家过年时浓浓的年味的思念与回忆。

小时候每当岁末年初、辞旧迎新的时刻,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泛起对过年的无限憧憬,期待着那鞭炮声中的欢笑,那餐桌上的温馨话语,以及那份只有家才能给予的安心与满足。

随着季节的更迭,我对过年的盼望愈发强烈。孩提时代想得更多的是大人给的压岁钱和家里过年用的年货。成人以后,过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是对家人团聚、幸福安康最深切的渴望与祝福。

记得老家崇明岛的岁末年初,寒风虽带着几分凛冽,却也吹不散那弥漫在空气中的浓浓的年味。这是一片被长江水温柔环抱的土地,它孕育了独特的风土人情,更滋养了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新年美食。走进崇明,就像是翻开了一本关于味蕾记忆的温情散文,每一页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与家的味道。

腊月一到,崇明人家的厨房里便开始忙碌起来,首当其冲的便是制作“崇明糕”。这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崇明人对未来一年美好生活的期盼。选用上好的糯米粉,混合着红枣、核桃仁、豆沙等馅料,经过一道道细腻的工序,蒸制出软糯香甜、寓意吉祥的年糕。每当糕香四溢,便知道年的脚步已悄然临近。

接着是腌制“崇明咸肉”。精选土猪五花肉,用特制的盐巴细细揉搓,再挂上屋檐,经风霜洗礼,肉质变得更加紧实,风味独特。春节时分,切上一片咸肉,与新鲜蔬菜同煮,那汤白肉香,是崇明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一道佳肴,让人回味无穷。还有就是腌制青鱼,又称风青鱼,将宅沟里、鱼塘里或大河里捕获到的大青鱼初步腌制后,用草绳一圈一圈缠绕,挂在廊下风干,过年蒸熟出锅的咸青鱼,可谓色香味俱全。

说到在崇明老家过新年,不得不提的是前几年从苏北引进的“蟹粉汤包”。虽小小一只,却内藏乾坤。选用秋季肥美的崇明大闸蟹,拆肉取黄,与猪肉末、高汤精心调制而成。轻轻咬开,汤汁四溢,鲜美异常。

而在年夜饭的餐桌上,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传统菜——“崇明红烧羊肉”。选用当地放养的山羊,肉质鲜美不膻,经过慢火炖煮,直至肉质酥烂,色泽红亮,汤汁浓郁。这道菜不仅暖身更暖心,象征着家人团聚的温馨与幸福。

此外,崇明的新年还离不开那些看似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小吃,比如“崇明印糕”“糖糕”以及各式各样的时令蔬果。它

们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更是承载着崇明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传统的坚守。

在崇明,新年的美食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上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回归。每一道菜背后,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当这些美食汇聚成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不仅仅是满足了口腹之欲,更是让每一个归家的游子,在这熟悉的味道中找到了归属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甜蜜。崇明的新年,就这样在舌尖上缓缓流淌,还成为了作家笔下关于爱、关于传承、关于希望的温馨散文的素材。

过年大戏就是在除夕。这是一年中的最后一天。经过一年的忙忙碌碌,现在终于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刻,非常值得庆贺一番。崇明农村特别重视在这一天举行家人团聚的宴请活动和尊宗祭祖的祭拜活动。其饮食特色有以下几点:一是吃年夜饭。年夜饭是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一般菜肴都比较丰盛,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一家人团团围坐,饮酒聚乐,相互间恭贺新年,祝福好运,尽享天伦之乐。二是会亲祭祖。除夕时候,搞一次总的祭拜活动,崇明农村里边习惯上把这种活动叫烧过年羹饭。祭者一方面要祭拜祖先,不忘先辈恩典;另一方面要会会亲友,叙叙旧情。三是包馄饨,做圆子。大年夜包馄饨,做圆子,一为兜财,祝家庭发财好运;二为团圆,祝家庭和睦美满。

崇明岛春节期间的习俗很多,主要是指各种礼节的规定。例如正月初一,家家户户会放鞭炮,称为“开门炮”,寓意驱邪和开门大吉。早上,大人小孩会换上新衣帽,全家围桌而坐,共进丰盛的早餐,以素食为主,再加上酒板糕丝或酒酿汤圆等。初二,出嫁的女儿会带着女婿和孩子回娘家拜年。初三,崇明人会尽量提早熄灯就寝,并在厨房或老鼠常出入的角落撒上米盐、糕饼,祈求来年鼠害少一点。初五是财神的生日,家家户户会放爆竹、烟花迎接财神,希望新的一年财源滚滚。

崇明人在春节期间还会准备一些特色食品。除了浓浓的甜味深受当地人欢迎的崇明糕外,老白酒也是崇明人过春节的传统饮品,春节期间一家人聚会也好,招待客人也罢,都会拿出热气腾腾的“吹沫老白酒”,举杯共饮,欢声笑语。另外,崇明人还会进行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如写春联、贴门神、掸檐尘等。这些习俗和活动不仅展示了崇明人独特的过年方式,也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传承。

几十年过去了,作为漂泊在外的游子,家乡崇明那浓浓的年味,常给我带来无尽的思念和甜甜的回忆。

上海那么大,路网如织。若不是手机普及,网络先行,莫说他乡来客,就连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上海人,要在如蜘蛛网的路线图中寻找一条从未涉及的路,且到达目的地也是有难度的。如今,只要用手机在网上搜索,瞬间一目了然。搭乘公交线路,或者地铁换乘,有如领航人带路,十分便当。

便当,方便、容易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量标准。在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交接的年代,上海大街小巷都有电话亭,有部分人还用上了大哥大,感觉与他人联系便当得不得了。在那个年代,我却在所谓便当的氛围里,或多或少有着不同的感觉。

那时,我已步入不惑之年,在搞土建工程管理。虽然对大哥大望而兴叹,但工地办公室有电话机。梅雨季节,工地需要一批卷材。我身边有几张建材老板的名片,挑了一张在杨浦的店家,提起电话机,用自以为标准普通话的腔调说:陶老

便当无止境

□王树才

板,我是小王,工地需要5卷SPS防水卷材,送到普善路XX号工地,快点!陶老板是用大哥大接的电话,爽快答应:“好嘞,马上。”

我守在工地门口,笃定等候。整整一个上午,不见运输卷材的车辆。我急忙跑到工地办公室,提起电话机,质问陶老板,卷材运到哪里去了?“你问我,我倒要问问你,浦三路XX号没有工地。兄弟,我这里送货很忙,你是在开玩笑吧!”我快气晕了。普善路在浦西,怎么送到浦东的浦三路去了?是我在电话里发音不准,还是陶老板与搬运工传递有误,耽误了工程的进程。

这件事我说给项目经理听,项目经理不假思索地回我:“你的普通话,普通人听不懂。在电话里用上海话说,不就好了么!”

上海的路名多如牛毛,语音相同或者相似的路名,也不鲜见。比如:沪南路、湖南路、河南路、下南路;还有上中路,场中路;九江路,虬江路,等等,

说当年,当年已过五十年

□俞富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已是2025年。

最近一段日子里,参加的一些活动,遇见的一些朋友,聊起的一些往事,真是巧了,都可溯源到1974年,“说当年,当年已过五十年!”

2024年10月中旬,区作协举行座谈会,让我谈写作历程。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1974年夏季的一天,我父亲把汤炳生老师请到了家里;正是那天,汤老师点燃了我的文学梦想,引我走上了写作之路。汤老师是松江曲艺界的说书艺人,那时在我们大队的代销店当营业员。座谈会召开之前,正好收到汤老师的微信,他问是否记得《文汇报》发表过我的一首小诗,这事我是记得的,那是经过汤老师润笔后鼓励我投给报社的一首仅有四行的短诗,当时称民歌,也是1974年。汤老师说,“已经足足五十年了”。是啊,整整五十年!有些事,五十年后已渺无踪影;有些事,五十年后依然触手可及。汤老师和我的那次相遇,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对我产生着影响。

后来,接到一位大姐的电话,说读书班五十年了。读书班,是当年公社为农村青年举办的培训班。1974年11月,15名农村青年从不同的大队集合到一起,开启了为期四个月的脱产学习。想来这个读书班对公社后来的发展也未必产生多大影响,但对于参加读书班的当事人来说是人生中一次难得

又难忘的经历。五十周年的时候,这群当事人搞了一次很有仪式感的活动。他们聚在一起话当年。五十周年,世事沧桑,天翻地覆,回首当年,再看今朝,感慨万千!

一天,和几位朋友一起茶聊。其间,有位唐兄聊起我和他的第一次相遇,说是在一次土记者会议期间。土记者!此刻,才想起,在我的人生履历中,还有土记者的经历。当年,农村家家户户有一只有线广播,每只广播连接着公社广播站。除播放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之外,就是播送全公社的新闻。广播站在各个大队培养了一批写稿投稿的人,名叫土记者。广播里播送的本地新闻大多数是土记者们采写的。我当年也曾是一名土记者。如今,农户家里早没有了有线广播,当年的公社也变成了乡,又变成了镇,再变成了街道,街道里也没有了广播站,广播站和土记者都已成了历史。然而,唐兄竟然还记得这一段经历。我与唐兄相遇也是五十年了。回忆起当年公社广播站长,也已成故人而唏嘘不已,五十年的人生路上,很多人就这样走着走着便走散了。

又一日,收到老知青笄兄给我发来的微信,“你好,周六中午中学毕业五十周年同学聚会,洗澡去不了,也是我去薛家五十周年”,我和笄兄每周六去澡堂泡澡,他遇事去不了,就有了这则微信。笄兄微信中说的“我去薛家五十周年”,说的是

在电话里用上海话传递语音相同或者相近的路名,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解释清楚,对方才会明白。

故当初电话机问世,还有那风靡一时的大哥大,看起来先行一步,但在特定环境下,的确有所欠缺。当初人们感到电话机通话便当,大哥大可以随身带,那是那个年代的认知而已。

当下,手机在握,世界尽在指尖。不管你上海话、闽南话、或者说不标准的普通话,甚至外国语言,若要彼此联系,只要熟悉中国文字,语言不通无大碍,用手机发定位,用手机发视频,用文字发信息,找人寻路,水到渠成,准确无误。哪怕到商城购物,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当发出“嘟”或者“叮”的提示音,就支付成功了。甚至直接到网上购置自己心仪的物品,送货上门,便当到家。

便当无止境。现在的便当,众人所愿,有口皆碑。随着科技进步,服务人们的生活需求,以后也许会更加便当。

他作为知识青年插队到薛家大队也是五十年了,当年,松江城里到薛家大队来了不少知识青年,他们分配到不同生产队,便有了“插队”这个名称。笄兄虽然插在我隔壁的生产队,但我们相遇之后却成了好友,即便后来我去军营二十载,笄兄后来返城做回了城里人,我俩始终保持着来往。两个人能保持五十年的关系而初心不变,纯粹纯真,也是很珍贵了!

岁月匆匆半世纪,白发苍苍话当年。话当年,当年已过五十年。五十年前,想五十年后的事非常遥远;五十年后,忆五十年前的事恍若昨天。所有的事并非如烟,所有的经历值得回忆。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当年。俱往矣,思当下,唯能想到的:岁月慢慢走,情义深深留;珍惜所爱,珍惜所遇。

母鸡赞

□郑博泰

今日要把母鸡表
鸡蛋犹如金元宝
一天能数七八遭
盘中盛出美味飘
待客过年它必到
耗空肌体形神散
白刃加身卸八件
红烧清炖拿油煎
又被做成百道宴
不留一毫全贡献